

禪門人物

# 百丈的大雄峯

程化然

## 一個人的完成之八

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僧問百丈禪師。  
「獨坐大雄峰。」百丈回答道。

這僧人於是向百丈禮拜了，百丈於是便打着他。

為什麼要打着他呢？第一，追問奇特事，就不對，因為何處更有奇特事？第二，禮拜大雄峰，就更差，因為獨坐大雄峰，實在是平常事。

據載：「百丈四歲離塵，三學該練，屬大寂闡化南昌，乃傾心依附，二十年為侍者，及至再參，於囑下方始有悟。」

百丈禪師和馬祖關於野鴨子的公案，更是流傳很廣的。百丈隨着馬祖在路上走，看見野鴨子飛過。

「是什麼？」大師問。

「野鴨子」，百丈答。

「什麼處去也？」大師問。

「飛過去也」，百丈答。

於是馬大師就也扭着百丈的鼻頭，百丈作忍痛聲。馬大師說道：

「何曾飛去？」

百丈聽了便有所省。他省悟着當野鴨子也象徵着一個「常道」時，野鴨子是不會飛去的。自馬祖當時看來，一切都是一個象徵，但在百丈未省悟之前，一切分明都是實物。一個是昭昭靈靈，一個是實實在在。只是在昭昭靈靈裡，不住在昭昭靈靈裏，也就是實實在在。在實實在在裏，不陷入實實在在裡，也就是昭昭靈靈。在這裡總要扭轉鼻頭，始識常道。省識了常道，便透過了痛苦。

第二日，馬祖陞堂，大家纔集合着，百丈便出來把拜席捲起。馬祖於是從座上下來，歸到方丈裏，旋問百丈道：

「我適來上堂，未曾說法，爾為什麼便卷却席？」

「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。」百丈回答。

「爾昨日向甚處留心？」馬祖問。

「今日鼻頭又不痛也。」百丈答。

「爾深知今日事。」馬祖說。

於是百丈便向馬祖行禮，却回到侍者寮去哭了。他的同事問他「哭作什麼？」他就叫他去問取和尚。他的同事就去問馬祖，馬祖又叫這人去問百丈自己。這人又去問百丈，百丈却呵呵大笑。這同事就說：

「爾適來哭，而今為什麼却笑？」

百丈於是回答道：

「我適來哭，而今却笑。」

要知道適來哭，而今却笑，這會是何等平常。只是平平常常，又何嘗是容易易？那只是昭昭靈靈裏的實實在在。那又是實實在在裏的昭昭靈靈。那是象徵裏的實物，所以纔成了實物的象徵。那是常道，那是野鴨子。那是扭轉了鼻頭，那是透過了痛苦。那是深知道了今日，那是隨意的哭笑。故雪竇於此頌道：

「野鴨子，知何許？馬祖見來相共語。語盡山雲海月情，依前不會，還飛去。欲飛去，却把住。」

說說野鴨子，原本是尋常話。只不過尋常話，又豈只是話尋常？要知野鴨尋常話未了，山雲海月一齊來。莫說此情無多子，乾坤畢竟為君開。不識常道，便是變端，便欲飛去。但欲飛去，常道又復現於眼前，給人把住了。

有一次，五峰，瀉山，雲巖諸禪師一齊在百丈那裏侍立着。

洋人來推陳出新，能有後來居上的成果的。佛法是有其放射能，有其深透力，有其持久性，是無處不及，永無息止為一切生命而示現而造福的。佛法是不會被囿在東方，但我憂慮在這個宗教交流中，繼打倒孔家店，佛教也會遭到數典忘祖者打擊。我以一個新佛子，曾將重慶佛教的意見，在中國佛教月刊第十二期發表，希望我們佛弟子能够繼續往開來。

報告寫完，讀了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，我讚嘆大薩遮尼乾子對嚴熾王勸告中的「莫特現在，當畏未來」這警句，我讚嘆妙果老和尚和他做壽的居士共同發心刊印這部有意義的經。現在多少人在蠅營狗苟，在暴戾恣睢！橫肆無忌，在巧取豪奪！有特無恐，祇圖一己私慾，那裡會考慮有什麼後果，那裡會想到將來！地藏菩薩說：「我觀是閻浮衆生，舉心動念，無非是罪。脫獲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益。」我雖皈依，難免不存留點貪嗔癡這三毒，我仍是懼怕將來！我要鞭策我自己，我要以這「莫特現在，當畏未來」警惕我自己！我並願看我文者，賜以指教。

如果真有所畏，薄照釋尊所教去做，也就可無畏了。俗云「做賊心虛」，不做賊了，又有什麼可畏？關於釋尊所教，很想找一個綱目，能够簡單明了，深刻而有力，俾把佛教的中心概念，能又包容無餘。因為具聞實在太少，現在認為從虛老和尚所開示的看破，放下，自在這六字，比較精當。我於此會念念不忘的思惟甚久，又想起信解行證這四字，頗想把這六字的意義能凝合在一起。我想：能够「看破」才起「信」，佛教「解」釋的精妙處是能够感動人要「放下」，真正能够「自在」也就是「證」得了。這其中缺少了對於「行」的準詞，我擬用「向上」這兩字。佛教的信解比較易，但要證得，非把所信所解，守得住定得穩不可。要守定，則要精進，不退轉才可。佛教是出世的，也是入世的。佛教的慈悲喜捨，六度，八正道，就是入世的行動原則。爲免了世人對於佛教的消極看法，爲正名起見，不要能把提起這意義，含蓄不露，應該用富有積極意義的「向上」，明白的標出來。釋尊可恣四眾發問的，我要求虛老和尚能恣我所擬，假若可能，則我們大家共勉於四者，走向：看破 放下 向上 自在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

「併却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百丈問澗山。

「却請和尚道！」澗山回答。

「我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要我兒孫！」百丈說。

百丈又把同樣的話去問五峰。

「和尚也須併却！」五峰回答道。

「無人處祈願望汝！」百丈說。

百丈又把同樣的話去問着雲巖。

「和尚有也未？」雲巖回答道。

「喪我兒孫！」百丈說。

尋常說話，那裏用得着咽喉唇吻？但不用咽喉唇吻，又如何能話尋常？釋迦說法四九年，其實未曾說一字。天何言哉？四時行，百物生。如此併却咽喉唇吻，豈不甚好？澗山心領其意，但又欲說忘言，於是「却請和尚道」。百丈於此道出，則分明說如未說，此之謂「十洲春盡花凋殘」。百丈於此不說，則又分明是：「夫我不言，後生何聞哉？」此道在天地間，正是「珊瑚樹林日杲杲」，橫說豎說，只話尋常，自是「不辭向汝道」。着。而五峰因百丈此問，心領其意，便即截斷衆流，說和尚也須併却。百丈於此，自覺乾脆，只不過「無人處祈願望汝」，不更乾脆麼？雲巖反問百丈有無併却咽喉唇吻？百丈說如未說，自是併却。只是尋常無語，家常無話，分明是「喪我兒孫」，呼天不應！百丈，澗山，五峰，雲巖之從容酬答，原本是尋常話，却已話出尋常，話出常道。

智慧是自常道裏生，胸襟是由常道裏出，氣象是從常道裏見。但智慧必歸於高明，胸襟必歸於廣大，氣象必歸於悠久。因之，智慧總是閃閃的，胸襟總是浩浩的，氣象總是巖巖的。所謂「獨坐大雄峰」，正就是這種氣象，這種胸襟和這種智慧，這看來是奇特事，但却是從常道來，並仍須回到常道裏去。因為如若不是回到常道裏去，便是離開了常道而背着常道走。於是巖巖的只

是氣魄，浩浩的只是格套，閃閃的只是知解。這便是大大的走失，而更須得大大的回頭。

五洩禪師參見石頭和尚，先自約曰：「若一言相契即住，不然即去」。石頭據座，五洩即拂袖而去。石頭看他這個樣子，知道是一個法器，便即向他垂示，開講了一些道理。五洩領會不得其旨，就告辭出去，纔到門邊，石頭呼喚他，說道「闍黎」，五洩回顧了一下，於是石頭就教導他，說道：

「從生至死，只是這個回頭轉腦，更莫別求五洩一聽這話，便大大的省悟了。

所謂回頭，就是回道歸常裏去。

所謂轉腦，就是莫理會一些奇特的事。

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衆云：

「古人到這裡爲什麼不肯住？」

這一問，問得大家都無話可說。於是他便自己說道：

「爲他途路不得力。」

他說了這話以後又再問一聲：

「畢竟如何？」

他問了這話以後，大家仍是無話可說，於是他又自己回答着自己的問題，說道：

「榔標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

據說蓮花庵主問出這個問題，前後二十餘年，終無一人回答得出來，所以他最後便自己回答着自己，做了一個交代，爲什麼要二十餘年間着這樣一個問題呢？這真有如雪竇禪師所頌，是「眼裏塵沙耳裏土」，如痴似兀。其實，這也不過是尋常一問，只是人們不肯往尋常裏住，所以便不去從尋常處答。反以爲他如痴似兀，要知尋常的事，能够常常的想，常常的問，又常常的說，常常的答，這裡就有了一個常道。人到這裏會正如南泉禪師所言：「學道之人，如痴鈍者，也難得。」這話說得極好，故禪月禪師有詩云：

「常憶南泉好言語，如斯痴鈍者還希。」

而法燈禪師亦說道：

「誰人知此意，令我憶南泉。」

只是尋常，人們會以爲是痴鈍。但就在痴鈍裏，使人知常。知常，就能安常。安常，就能住下來。否則，就如雪竇所頌：「千峰萬峰不肯住。既不肯住，便自然又如雪竇所頌：「落花流水太茫茫」。既太茫茫，更自然又如雪竇所頌：「別起眉毛何處去」！到此，你就會了然於痴鈍之難得，並當了然於痴鈍的可貴了。

嚴陽尊者路逢一僧，拈起拄杖云：

「是什麼？」

僧云：「不識」。

嚴云：「一條拄杖也不識」。

於是這嚴陽尊者，又用這拄杖在地上剗了一下，更問着這僧人道：

「還識麼？」

僧云：「不識」。

嚴云：「土窟子也不識」。

嚴陽尊者復以拄杖擔一擔，再問道：

「會麼？」

僧云：「不會」，

嚴云：「榔標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

拄杖是常物，但既不識常，又何能識此常物

土窟子是常事，但既不知常，又何能知此常

事？

擔一擔是常行，但既不安常，又何能安此常

行？

只是當人們一識常物，一知常事，一安常行，便一一歸於常道，如此「榔標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」。隨處可行，隨處可止，隨處可留，隨處可住。所謂不肯住。那只是由於你不肯行。因爲不肯行，就途路不得力。又因爲途路不得力，就不肯行。而行只是行此常道而已。這如何會是奇特事？

百丈有一次問黃檗，「甚處去來！」禪云：「大雄山下採菌去來。」百丈說：「還見大蟲麼？」檗便作虎聲。百丈便拈斧作斫勢。檗遂打百丈一個耳光。百丈哈哈而笑，便歸隱座謂衆云：

「大雄山有一大蟲，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。老僧今日，親遭一口。」

既不會是奇特事，又怎能容得一點機心來？百丈以童心問大蟲，黃檗便以童心扮大蟲，大蟲於此既成一尋常玩意，則百丈陞堂，自然會說出一個童話世界來。童話世界，會很奇特，但以童心視之，不是至以尋常麼？

雪峰示衆云：「南山有一條驚鼻蛇，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。」長慶云：「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。」輪到雲門，便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勢。在這裡，所構成的也是一個童話世界，並不是一個奇特世界。玄沙禪師於此曾說：「用南山作什麼，」這一問是問得極好的，因為有一驚鼻蛇，即是構成一個童話世界，不必更用南山道。

劉鐵磨（尼）到澗山禪師處。澗山云：「老牛，汝來也。」鐵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尙還去麼？」澗山放身臥，鐵磨便出去。這裡也構成了一個童話世界，不是奇特世界。澗山會道：

「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檀越家，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脇下書五字云：澗山僧某甲，且正當恁麼時，喚作澗山僧即是，喚作水牯牛即是。」

要知：有事來，喚老牛。放身臥，便出去。這會是如何自在，這會是如何尋常？只尋常自在的世界，便是一個童話世界，便不是一個奇特世界。在眼前的世界裏，你想祈求奇特嗎？果真如此，眼前就是奇特。腳底下會是驚鼻蛇，手指處便是妙峰頂。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妙峰孤頂？」  
趙州云：「老僧不答備這話。」

僧云：「爲什麼不答？」  
趙州云：「我若答備，恐落在平地上。」  
福保和尚和長慶和尚遊山次，福保以手指云：

「只這裏便是妙峰頂。」

長慶云：「是則是，可惜許。」

要知妙峰孤頂，奇特是奇特，但說出，也終於是落在平地。既落在平地，則所謂妙峰頂，也不過是平地特起，隨地都是。如此，手指之處，便莫非奇特，俱成妙峯了。只可惜只此便是妙峯，到頭來竟都熟視無睹。人都是在奇特裏希求奇特，只因不識奇特，所以另求奇特。至此，觸體遍野，又何怪其然。

趙州凡見僧便問：「曾到此間麼？」回答會到或不會到，趙州總說：「喫茶去。」院主便因道：

「和尙尋常問僧。會到與不會到。總道喫茶去，意旨如何？」

趙州叫一聲院主，院主應一聲諾。趙州就說道：

「喫茶去。」

喫茶事至尋常，會到與不會到，又豈奇特？所謂獨坐大雄峯，原也只是喫茶去。

奇特的不是常道；但常道理，儘是奇特！

僧人要問如何是奇特事？竟不知獨坐大雄峯喫茶去。反要去禮拜着，這如何能叫百丈不去打？雪竇禪師於此有頌道：

「祖域交馳天馬駒，  
化門舒卷不同途，電光石

火存機變，堪笑人來持虎鬚。」

人皆知天馬駒日行千里，橫行豎走，奔驟如飛。百丈和尚在禪宗的領域中，據說也是東走向西，西走向東，一來一往，七縱八橫，殊無少礙，如天馬駒相似。在化門舒卷裡，百丈儘是豪傑之士，蹊徑自別。所謂獨坐大雄峯，正是百丈實有的氣象，而僧人爲其如實言之，亦即如實見之，故即禮拜。此僧人因亦非尋常不識奇特者。獨具隻眼，有如電光，實存機變，一似石火。惟百丈從馬祖處得來的大機大用，已早歸於平實，歸於常道。僧人所禮拜的氣象，對彼已是厭煩之舉，此之謂堪笑人來持虎鬚。所以百丈便打。

打是做什麼的？  
打是打歸常道裏。



刻木 茂其陳

像 佛